

#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刘小枫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1  
(刘小枫集)

ISBN 978-7-5080-8592-0

I. ①古… II. ①刘…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988 号

##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

---

作 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弁 言

这本小书收入笔者晚近几年写的十余篇“编者前言”，都属于“经典与解释”丛书编辑过程中的读书札记——即便长文《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亦如此。所附两则关于古典教育的访谈也涉及编书，不妨作为编辑“经典与解释”十五年的一个小结。

刘小枫

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目 录

弁言	1
----	---

## 古典抑或现代的古典学

古典学的何种“传统”	3
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	10
古典学与灵魂政治学	25
古典的政治学与性情学	33
古罗马史家与政治史学	41
阿威罗伊的柏拉图	56

## 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

引 言	67
一 古今之争：巴黎	70
二 古今之争：伦敦	82
三 蜜蜂与蜘蛛的论战	97
四 文艺复兴对古典知识的拒斥	109
五 新哲人与新改制	126
结语：历史僵局	152

## 古典学与现代语境

莫尔和他的《乌托邦》	159
古今革命与古典学	167
瓦格纳与古典	173
古典与现代的三和弦	179
现代式的古典学家葛恭	185
“现代性漩涡”中的《经学通论》	190
民主政治家张东荪与柏拉图	193
追仿怀瑾握瑜的教化	
——关于古典教育的访谈两则	197

# 古典抑或现代的古典学





## 古典学的何种“传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当代学术入门”小丛书，介绍西方大学人文-社科各专业的最新面貌，其中有一本《古典学》(*Class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由两位新锐的英国古典学者比尔德与汉德森(Mary Beard & John Henderson)合著(董乐山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古典学并非西方大学的传统学科——十八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的大学并没有古典学这个专业，因为此前的大学传授的学科本来就要求学生先习古希腊文学和古典拉丁语文学。十八世纪后期，商业文明化的现代式大学才开始逐渐形成。亚

当·斯密在《国富论》最后一卷（卷五）中用两章篇幅谈到商业化生活方式的教育，主张把传统的培养少数人的教育改造为培养多数人的教育。<sup>①</sup> 斯密准确预见到，商业时代已经来临，国家必须转变职能。除了扶持商业，国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主要有三项职能：负担国防、提供公正的司法和必要的公共财物——公共财物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因为，既然劳动分工是商业化生活制度的基础，国家就应该为多数人在进入各项职业之前提供基础教育，培养国民具有职业创新和服务社会的技能。显然，斯密所说的国民从小应该受益于国家提供的国民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是两回事。旧的经院式人文教育主要培养治国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不可能适应商业化的生活制度。在斯密看来，旧式大学教育注重德性教养，适应商业化生活制度的国民教育应该注重为职业分工打基础的专业化实用技能。

斯密所说的国民教育其实相当于如今的中小学普及教育，因为其课程内容主要是语文（识字）、算术、物理等基础知识。但是，斯密的教育观念的确反映了当时的大学现代化取向：大学教育应该以适合商业社会的专业知识为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民教育的大学本身就是现代的，传统并没有这样的大学。十八世纪末的德国人沃尔夫（F. A. Wolf）在如此新派的大学中找不到他热爱的古典学专业，并不奇怪。奇怪的应该是，沃尔夫在 1795 年发表《荷马绪论》（*Prolego-*

---

<sup>①</sup>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下册，页 319 - 344。

*mena ad Homerum*)，通常被视为 *studiosus philologiae* [古典语文学] 在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还因此得了个“古典学之父”的美名。

古典学在现代大学中的诞生恰恰表明，古传经典已经成为死去的“古籍”，而非活着的经典。古典学因沃尔夫的《荷马绪论》而成为现代式大学中的一个专业，表明这门学科首先关注的是整理和考订“古籍”——所谓“荷马问题”属于古代问题。因此，与古典学一同诞生的还有 *Altertumswissenschaft* [古代学] 这个专业。*Altertum* [古代] 指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所谓“古代学”意味着用现代的实证知识原则来看待整个古代文明。因此，考古也从个人兴趣变成了一门专业。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古典学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是三个专业的三位一体：古典语文学、古代史、考古学。

尽管如此，古典学中的这三大专业方向毕竟有品质上的差异：古典语文学的旨趣在于古传经典文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的旨趣则在于各种“史迹”。在古典学这个“专业”内，何种旨趣具有领导权，将决定古典学的品质。由此便不难理解，一百年后在德国古典学界发生的著名事件的确具有历史性意义：十九世纪末，具有实证史学色彩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发起猛烈攻击，并随后在柏林大学获得当时全德国地位最高的古典学教席（其弟子耶格尔 [Werner Jaeger] 在 1921 年接任这一教席），尼采却因此丢弃了在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席——于是，人们以为，维拉莫维茨确立了古典学的新传统，培育了数代古典学的“耀眼群星”。

如果以为维拉莫维茨赢了，那就错了。尼采没有直接回应维拉莫维茨的抨击，自有他的道理。事实上，尼采并没有从此闭口不谈古典学，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有西方学者站出来说：古典语文学的未来属于尼采所指引的方向……

如果对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不明就里，就可能盲从西方学界所谓的古典学“传统”。作为“当代学术入门”小丛书中的一种，比尔德和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向我们介绍的是这门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传统学科的新貌。该书第一句话是，“这本古典学入门书从对一家博物馆的短暂参观开始”——两位古典学家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古希腊石碑残片。似乎传统的古典学以研读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为主，新派的后现代古典学才以考古乃至田野考察为主，研读古典文本不过是为了佐证田野考察。然而，两位古典学家随后就告诉我们，早在十八世纪末期——亦即古典学诞生之时，“古典学就成了风光旅游”（页10）。言下之意，这才是西方古典学的正统。由于两位古典学家认为“古典学的核心是旅游”（页31），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的希腊语作家泡萨尼阿斯写的《希腊指南》便成了这本古典学入门书推荐给读者的首要古希腊经典文本。但我们不难看到，真正带领读者旅游古希腊-罗马的解说者，其实是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两位作者称他是泡萨尼阿斯的“现代助手”（页61）。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泡萨尼阿斯是弗雷泽的古代助手。因为，两位作者告诉我们，古人泡萨尼阿斯有可能误导我们，今人弗雷泽则不会：“泡萨尼阿斯所提供的希腊的形象有系统地模糊了罗马统治的痕迹。

而我不应该模糊的是，泡萨尼阿斯同时又是罗马帝国的居民。”（页41）

显然，两位作者主张，人类学化的古代史和考古学才是古典学的根本旨趣——在题为“表层下面”一节的末尾，两位作者用总结性的说法告诉我们：

古典学提供各式各样的方式，不论新的还是旧的，来了解古典的过去。现代考古学经常借助于最新的科学分析方法，最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理论。但正是这种新技术与泡萨尼阿斯这样的古代作家的已知证据的结合，几乎总是最有效的。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产生新的资讯；它们也促使我们看到像泡萨尼阿斯这样的作家所记录的资讯中有新的意义……古典学可能需要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泡萨尼阿斯的旅游指南，或者可能需要翻找某个古代牛粪堆中遗留的残渣。也很可能，在古典学中，这两种活动都被看作是同一事业的组成部分。（《古典学》，页51）

在这本古典学入门书中，我们看不到对如何研读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的介绍。不难设想，如果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去欧美留学专攻古典学，学到的就会是这种古典学——不用说，回国后我就会对国人说，这就是西方的古典学或古典学正统。

如果我们事先读过两位英国古典学者写的《古典学》，再来读德国古典学者克拉特夫为高中生写的《古典语文学常

谈》(封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0),我们不难感到,两者的品质何止天壤之别:比尔德和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一开始让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古典语文学常谈》一开始给我们讲述的是古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制前夕的血雨腥风——政变与古典学有内在关联吗?无论如何,在《古典语文学常谈》作者眼里,古典学这门学科应该具有对西方文明传统政制的关切,守护传统教育的德性品质。从现代文明危机的视界出发看待古典学这门学科的意义,是古典学家尼采的主张,也是尼采提出古典教育的良苦用心所在。在尼采影响下,迄今在德国还可以看到富有教养性质的古典旅游指南,比如曾先后在德国 Aachen 和 Wuppertal 大学担任古典学教授的 Klaus Held 所写的《与柏拉图碰面的地点:穿越地中海各地的热爱智慧的旅游指南》(*Treffpunkt Platon: Philosophischer Reiseführer durch die Länder des Mittelmeers*, Stuttgart 1990, 2009 三版,已译成多种语文)。

与比尔德/汉德森合著的《古典学》相比,克拉特夫的《古典语文学常谈》也许读起来不那么轻松有趣,但本书的确介绍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内容。西方的古典语文教育的基础在人文学:西方的名牌高中以开设古典语文课程(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为标志,我国的名牌高中以开设奥数(而非以偏重中国古典语文课程)为标志……当然,如亚当·斯密所说,在商业生活方式的时代,开设古典语文课程完全不敷用,对培养专业人才和商业及社会精英毫无益处——大学的确不应该再传授古典语文一类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应

该传授“社会情况视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术及科学”（《国富论》，前揭，下卷，页 336）。我们清楚，如今提倡古典教育，绝非为了“普及”古典教育，而是如尼采所说，“为了少数几个总是‘即将到来’却还没有在此的人”——古典语文学“以高贵的信念为前提”，这就是“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事”（尼采，《快乐的知识》，102 条）。

## 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就对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对这门二十世纪春风得意的学科仍然不知就里。

记得当时跑去听讲人类学的课，是在一个很小的教室，学生不到十个。讲者是位从中央民族学院请来的教授，讲“什么是人类学”。起初我想不通：堂堂北大，竟然没人能讲授人类学这门课，却要到外校找人来讲。几堂课听下来，才大致知道什么“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之类，也慢慢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北大没有教人类学的教授。

据那位老师在课堂上说，人类学靠研究“原始宗教”起



家——“宗教”在这里是习传生活方式（或习惯）的总称。所谓“原始的”宗教，并非一定就很远古，如今已然不复存在，也可能（实际上更多）指当今还存活着的宗教。因而，所谓“原始宗教”的实际含义当指某种尚未达到文明程度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自个儿在心里回忆：什么叫“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依稀记得，“文明”指某种生活方式（或习俗）的典章制度化，从而使得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原始状态”。据说，如此文明化的发端和演化过程，端赖于这个生活共同体中为数不多的大智慧者（我国古代称为“圣人”，《庄子·天下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於变化，谓之圣人”）——他们一方面“心骛八极”、一方面明察共同体生活的正反经验，总结出一套礼法秩序规范并诉诸文字。随后，这些文字被这个共同体后来的聪明人奉为经书代代相传，以启示或传统的名义筑起城墙保护起来，以免遭后人肆意破坏，所谓文明便由此得以成形（参见尼采，《敌基督者》，第57条）。经过这番回想，再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举一反三，我才大致明白，人类学研究的是没有形成经书的（因而叫作原初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类学离不开“田野调查”）。既然传统的大学以讲授古典经书为业，北大这样的大学没有人类学教授也就不足为奇了。

课后我找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书来读，觉得他的书写得很好玩，但还是不明白他研究这些“原始宗教”究竟要干什么……没过多久，当时在欧洲声名显赫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